



——书法家徐伯清传

中 国 影 响 温 州 大 家
(艺 术 卷)

缪克构 杨莹雪 著



茶室

室

繆克构

杨莹雪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笔墨人生——书法家徐伯清传/缪克构,杨莹雪著.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3
(中国影响·温州大家)
ISBN 978-7-309-07128-3

I. 笔… II. ①缪…②杨… III. 徐伯清-传记 IV. K825.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35295 号

笔墨人生——书法家徐伯清传
缪克构 杨莹雪 著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86-21-65642857(门市零售)
86-21-65100562(团体订购) 86-21-65109143(外埠邮购)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责任编辑 白国信

出品人 贺圣遂

印刷 上海丽佳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9×1194 1/16

印张 6.5

字数 12 千

版次 2010 年 3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309-07128-3/K·276

定价 8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影响·温州大家》（艺术卷）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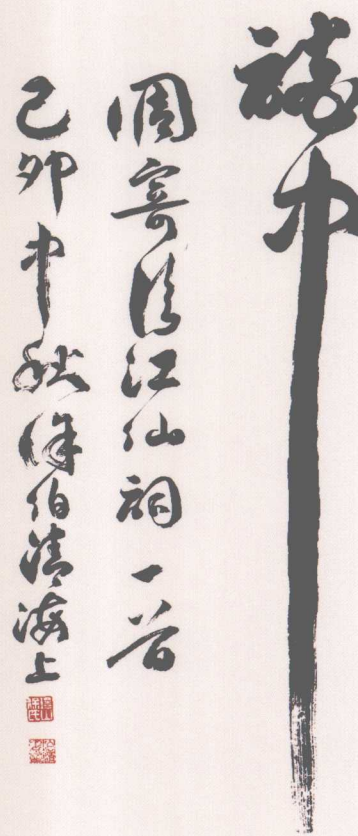
温州地处东南沿海，素有『瓯水秀丽，雁山雄奇』之誉，在历史上，人文荟萃，物产丰富，诗人赞之曰：『美哉，东瓯！』

顷者，『上海温州青联』以弘扬优秀文化为己任，特编《中国影响·温州大家》（艺术卷）出版，诚可谓适时、适地、适人之举。况温州一地，俊才秀出，编此一卷，自然水到渠成。就当代艺术家而言，如：李成勋、葛克俭、徐伯清、林曦明、单眉月、张侯权、周沧米、刘旦宅、徐启雄（以年龄为序）等等，皆名闻遐迩，称誉艺坛。所以是卷之成，得如此雄厚实力，安有不精绝？

噫吁兮！当今论画评艺，讲求传统性、民族性和时代性，而温州大家，正好具有如此图真之能。何况芽甲一新，精彩八面。因此是卷佳构，有法外法、味外味、韵外韵，睹后令人一快，无不欣欣然而鼓掌。又看画集之中，入众妙之门，有以形写形，以色貌色者；有托物比兴与时俱新者；更有运用宿墨、渍墨、渍水、凝水、铺水者，出入穷奇，而使风绪触物，灵籁相喧。今是卷造诣，如是如是，余又何必多赘言，唯祝来日行行重行行，不妨再登华岳之巅，临风极目，岂不更美？是为之序。

王伯敏

二零零九年七月二十三日于湖上



代序

斯人为书法而生

走进徐伯清的画室，迎面可见张大千撰写的对联：樵客出来山带雨，渔舟过去水生风。转过身，墙上又见吴湖帆的青绿山水画卷，还有恽南田的牡丹竹石图、董其昌的行书轴……满室书画，墨香清淡，好一派宁静悠然的意境，主人便在其中挥毫运墨、自得其乐。

徐伯清出生于温州雁荡山的中医世家，三岁开始临池濡墨，五岁时便有志于书画艺术，不能不说是天性使然。及至年长，徐伯清得遇张大千、吴湖帆、谢稚柳等名师，书法技艺精进。他一直牢记张大千的教诲——“每幅画像要画它几千遍，直到自然地背出来；如果能背出一百个人物，那就可当代独步，成为第一高手了。”他每天伏案十小时，用蝇头小楷抄录二百余万字的《宋人轶事汇编》，被老师谢稚柳赞为“有六朝人笔意，信为不易。”从吴湖帆那里，他明白了细细观摩家藏历代名迹乃学画练字之妙法，通过吴老的点拨，在颜体的基础上开始潜心钻研褚遂良和“瘦金体”。一边是名师现身说法，一边是专攻苦练，徐伯清楷书技艺大进，风格初成，渐渐能将颜、褚、瘦金诸体化为己用、融为一炉。所作小楷寓刚劲与婀娜于一身，点划带有隶意，捺括近乎颜体，笔断意连，挺拔处有瘦金书味，而自成一格了。

徐伯清的人生看似平淡却又颇具传奇。八十多年的风霜雨雪，他从翩翩少年成了耄耋老人，满头青丝换成了寥落白发；但他对书法的热爱、执著和痴迷却从未改变。无论在安宁的时代，还是在动荡的岁月，无论处身清苦的生活，还是浮华的商业社会，徐伯清永远都伴着一支笔、一池墨，安然走过。不是一朝一夕、几月几年，而是长长的一生，他用一笔一墨塑成了自己的雕像——别人牙牙学语时，徐伯清就开始“牙牙学字”；渐成少年，他日日都在石榴树下练笔；拜得名师，他每天伏案十个小时；工作之后，他见缝插针研习，每每废寝忘食；被关进牛棚时，他心存笔墨，用手指蘸水在地上练字；“文革”岁月里，他躲在自家卫生间挥毫运墨，一块搁板，一张矮凳，其遇虽穷，其心自乐；豫园廿三年，他的笔没有停过一天，为中国书法艺术在国门初开的岁月走向世界起到了重要的传播作用；退休在家后，他起床第一件事仍是写字；在医院，高烧到39.6度，他只要一坐到书桌前写字便忘掉病痛。

徐伯清的人生早已和书法艺术血脉相连、难分难解。一路写来，他的书法自成一格，为当代书坛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

为写此书，我们几次寻访徐伯清的寓所，但老人行云流水般挥毫的气势再也难以见到。自2008年再次住进曙光医院，老人的身体状况大不如前。虽然手抖得十分厉害，但他还能写得一手好字，只是医生

懷：長江東逝水
 浪花淘盡英雄
 是非成败轉瞬
 間青山依舊在
 夕陽紅似火
 漁樵江渚上
 秋月春風一
 壺酒
 話古今多少
 事付笑談中

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已经不太允许他写字了。更多的时候，我们出入医院，细细探询如烟往事，在老人的记忆中求证八十余年的人生旅程。他的生命如潭水般安静，让人常常体会到张大千所题对联中蕴涵着的清新恬淡的意境，心生安宁。

徐伯清对书法教育和普及的贡献，与他的书法艺术成就一样，是他人生中并立的两座高峰。他总结书法艺术，“一要下苦功；二要得名师”。所谓“苦功”，就是要耐得住寂寞，肯下功夫，每日都须练笔练字数小时，“一天不写，手就生了”。而“得名师”则有双重内涵，一是拜名家为老师，二是“临真迹、学高人”。徐伯清教书育人与他本人的书法理念一脉相承，他认为学书“最好从今人学笔法，从古人得笔意；打下一定基础后，再临摹碑帖，效果更好。”而当学生们对笔法渐渐谙熟之后，徐伯清就让学生开始大量的“字课”练习。临、摹、拟三法结合，相辅相成，并在练书的不同阶段各有侧重。

他一生教过的学生难以计数，很多人已经成为当今书坛的中坚力量。谈起老师的教诲，学生们无不感念至深。在徐伯清早年位于皋兰路的狭窄的居室内，常常挤满了大大小小前来学习书法的孩子。徐伯清不收学费，普及书法艺术是他始终如一的愿望。1983年，为了让更多的孩子能够接触书法艺术，徐伯清应邀走上上海教育电视台，开始为期一年的教授少年儿童学书法的节目。教书法的“徐爷爷”从此成为广大少年儿童心目中耳熟能详的人物。徐伯清所著《儿童学书法》一书，首印七万册，并在此后不断重版，影响了几代人。他为《常用字字帖》写了五千个字的草书，发行超过四百五十万份，如今还被很多人奉为经典。

谈起对中国书法未来的期望，徐伯清不无悲观：“传统的书法教育现在逐渐失传了，而且再也没有了以前学习书法的条件。书法不是一天两天，甚至三年五年就能练出来的。要一辈子不停地写，才能练得好；要一辈子养着，才能写得好。”提起这些，一辈子与书法为伴的徐伯清很伤感，他叹息：“人人都是千里马，关键是伯乐。”

在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在我们这个喧嚣的时代，人们的观念发生了巨大的裂变。中国传统文化日益式微，但中国书法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内涵对人格修为的影响，依旧是很多人的追求。然而普及书法艺术，需要更多的人身体力行。因此，像徐伯清这样一生以探索书法艺术和普及书法教育为信仰，孤心苦诣，其心自乐，自成一家的风范显得更加弥足珍贵。

目 录

代 序	斯 人 为 书 法 而 生	
卷 一	雁 山 云 影	0 0 1
卷 二	负 笈 沪 渚	0 1 5
卷 三	痴 字 无 悔	0 3 7
卷 四	海 人 如 一	0 5 5
卷 五	静 水 流 深	0 7 1
后 记	他 们 和 我 们	0 9 2

卷一

雁山云影

石榴树下，日影西斜。一位少年端坐方桌之前，悬肘平腕，全身的力量集中在笔锋之上。对着一本《越州石氏本晋唐小楷》，他全神贯注写着每日规定的“字课”。手边厚厚的一叠宣纸上，已写满清秀小楷。少年仍无倦意，肘腕并用，运笔从容。

这位少年就是徐伯清。他幼承庭训，在与父亲时相过从的文人墨客中耳濡目染，五岁开始便立志，长大后做一名书法家。初涉书法艺术，他潜心苦学，心中时时刻刻都存着写好字的愿望，不放过任何一个学习、提升的机会。

不能不感叹机遇的重要性。国画大师张大千的雁荡山之行，以及在徐家“外洋房”小住时亲自授业解惑，为少年徐伯清的艺术生涯开启了一条月朗风清的大道。

要探询艺术家的人生历程，不能不追溯他年少时的成长环境。

降生“外洋房”

徐伯清1926年3月12日降生于温州雁荡山环山村的一个望族。

雁荡山之名，始于南北朝，兴于唐，盛于宋，素有“寰中绝胜”、“海上名山”之誉。雁山云影，瓯海潮踪，向来是个惹人神思的胜景。歌吟水湄，诗酒唱和，兴来放怀高歌，怎不容易激发人的浪漫情怀和艺术才思？故而，此地历史上多出才子。耳不绝于奔泉之声，目相接于奇石之色，雁荡风光也吸引了历代文人墨客纷至沓来，留下诗书无数。山之怪伟，激发了诸多名流的灵感，于是意兴大发，挥毫泼墨，留下了不少弥足珍贵的题刻、书画、诗歌和楹联。这既提高了雁荡山的知名度，又为雁荡山增添了文化的光彩。

徐伯清祖上三代行医，到了父亲徐鼎西一辈，医名更甚。徐家有良田千亩，另有一幢具有法国古典主义风格的白色建筑——“外洋房”，在当地闻名遐迩。

在徐伯清儿时的记忆中，作为医生，父亲总是很忙，不仅要在家里接待病人，而且常常出诊；作为开明乡绅和社会名流，父亲与一些来雁荡山游历的书画名家时相过从，家中常常接待南来北往的文人墨客。耳濡目染，让徐伯清自小就对书画产生浓厚的兴趣。特别是父亲与书画大师张大千的交往，更是引导他走向艺术的道路，影响了他的一生。后来，徐伯清经常跟人讲：“我所取得的一切，根在大千先生。”

2009年4月，春光明媚，雁荡山正是一片好景色。我们随徐伯清之子、旅居纽约的收藏家、画家徐世平先生，回故乡环山寻访祖居。此时，八十三岁高龄的徐伯清仍住在上海曙光医院，虽然身体尚好，但已经不可能亲自回到故乡一睹日新月异的变化了。自十一岁离开环山，此



徐伯清1926年诞生在“外洋房”的家中



徐伯清的老家雁荡山麓

后七十余年，徐伯清虽然也回过故乡，但再也没有到过那幢“外洋房”。而出生在上海的徐世平，虽然三岁至六岁时随祖父在环山之外的白溪乡生活过三年，但祖居是一副什么模样，脑中一直是一片空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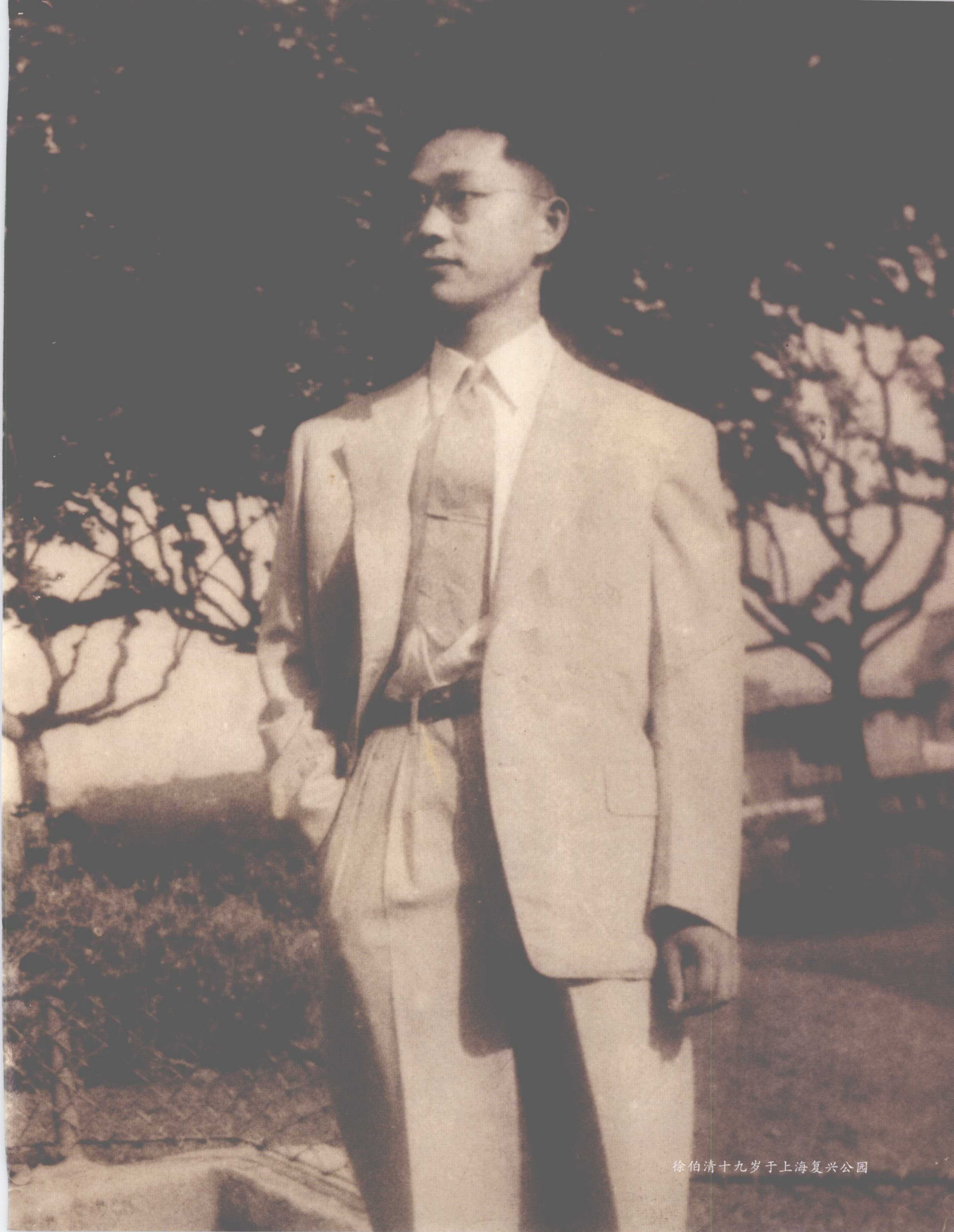
环山村三面环山，地属温州乐清市雁荡镇，离著名的灵岩景区不过一二十分钟的车程。村子里如今已经难以见到老式住宅了，当地农民兴建的楼房，高而杂乱。在徐伯清本家、画家徐静和当地老人的引导下，我们找到了盛传中的“外洋房”。

法式建筑讲究点缀在自然中，造型严谨，十分推崇优雅、高贵和浪漫的风格。房屋外部普遍应用古典柱式，内部装饰则丰富多彩，善于在细节雕琢上下工夫。徐鼎西倾心建造的“外洋房”，如今东、西、北三面被杂乱的农村建筑包围，房子早已住进了多户人家，年久失修，风烛残年，让人不胜唏嘘。然而，残垣断壁依稀可见当年的盛景。走进古典的柱式门庭，可以看到一个广场，主屋是一幢两层白色建筑，在今天看来仍是十分优雅。这幢白色建筑的身后连着一排矮房，那里面有阁楼、厨房、厢房，还有两大片空地，其中一处是花园，另一处是晒台。主屋和后排的房子间有一条十分雅致的走廊，花园处有通向二楼的楼梯。走廊和楼梯的墙面上仍可以看见十分精美的雕刻，有飞鸟、奔马、梅花鹿、松柏等。

法国自古以来就以其建筑的繁盛和超凡魅力令整个西方世界为之倾倒。到了20世纪初，法国兴盛的古典主义建筑风格，更是在世界范围被广为采用和移植，包括中国。但在僻静的温州雁荡山山区，怎么会有这样一幢建筑？徐世平和我们都不得其解。站在祖居前父亲从小临池濡墨的石榴树下，徐世平感叹百年历史的沧桑巨变。

回到上海之后，伯清老人告诉我们，这幢洋房之所以能够修建起来，是因为他有个在法国留学、回国后在国民政府译电局工作的叔叔。

徐鼎西那位在法国留学了十七八年的堂弟，内心里一定充满了对法国古典主义建筑的喜爱和向往。在他回国之后，兄弟俩一拍即合，一座法国古典主义建筑风格的洋房，便在温州一个僻静的小山



徐伯清十九岁于上海复兴公园

村——乐清环山拔地而起。因为造在村庄之外，当地人将这幢房子称为“外洋房”。村中上了年纪的人如今仍然记得当年“外洋房”的兴盛。因为徐鼎西是一名闻名乡里的中医，常常有人慕名前来求医，外人寻找“外洋房”和村人为问诊者指路成了常有的事情。

据徐伯清回忆，他家世代为医，且有良田千亩，在当地是首屈一指的望族。他就出生在“外洋房”里，这幢房子的前身是一幢木结构的房子，据说有百余间，可惜后来烧毁了。从徐伯清有记忆开始，父亲总是很忙，家中病人不断，还需常常出诊为乡里乡亲看病。父亲常说，很多人的病本非病，皆因贫穷所致。父亲还常常被请去为驻扎在县里和乡里的国民党官兵看诊；夜里，他也悄悄地为山上和海上的游击队员治病。东方既白，父亲回家了，一身疲惫，常常提起伤员的惨状——“一搭脉搏，气息全无”，为此叹息不已。

因此，在徐伯清幼小的心灵中，当一名医生是十分辛苦和劳累的，整天与伤痕累累的病员打交道，不免让人有些害怕。

作为一方名医，徐鼎西因为常常免费为穷人看病，甚至接济他们一些药品，在当地赢得了乡人的尊敬。这就是为什么“土改”之后，他家的一千多亩良田虽然被分，“外洋房”也住进了十几户农民，但徐鼎西只是迁出了“外洋房”，本人并没有被划为地主而受批斗。不仅如此，在解放之后，徐鼎西还被推选为乐清县的人大代表二十余年，直至去世。

徐伯清曾有三个兄弟姐妹，可惜都不幸夭折了。对于唯一的儿子，徐鼎西是既疼爱，又严厉。在徐伯清三岁时，他就开始教儿子写字。

五岁那年，一日，徐鼎西将徐伯清招至跟前。徐伯清手上的墨迹尚未洗尽，拿着当日写好的几页小楷，他以为父亲要检查他的功课。但看样子，这一次父亲显得很严肃，像有重要的事情要对他说。他毕恭毕敬立着，不知父亲所为何事。

父亲果然对他讲了一个严肃的话题，并且告诉他：“你已经长到五岁，少年立志，方可以不枉费

中年徐伯清，摄于雁荡山



一生。长大后想做医生还是另有志向，应该早有个打算。”

幼小的徐伯清还不能完全理解父亲言语中的深意，但父亲一直忙碌的身影在他的眼前晃动，让他觉得当医生既辛苦又疲惫。他回答父亲说，他不要做一个医生，而是希望当一个书法家。

徐鼎西微微顿了一下，但他随即觉得释然。他虽然是一名中医，但与书画名家的交往一直密切，天南海北以及当地文人墨客常到家中吟诗作画，“外洋房”书香浓郁，徐伯清自小便在一旁耳濡目染，受到这样的熏陶了。

徐鼎西拍拍儿子的肩膀，默然道：“三代财主，必出一代才子。也好，也好。”

徐伯清对笔墨天生的热情感染了徐鼎西，很快，他就请来了在雁荡一带很有名望的施公敏先生给自己的儿子当书画老师。古人学书法有种说法：“学书须先楷法，作字必先大字。大字以颜为法，中楷以欧为法，中楷既熟，然后敛为小楷，以锺王为法。”颜体素有端庄阳刚之美誉，其笔画横轻竖重，其笔力雄强圆厚，其气势庄严雄浑，由此入手比较正统扎实。施公敏先生正是按照传统的顺序传授徐伯清的。待到徐伯清稍长时，他已正式开始了每日例行的定时定量的“字课”。

练习书法需集中思想和心神，心手俱到。童年徐伯清练起书法来就全然一副旁若无人的模样。宽阔的庭院中、青青的石榴树下，方木桌上摆着整齐的纸墨笔砚，徐伯清总要在这里站上数个小时，认真地用毛笔摹写老师教他的古诗古书。

用毛笔字誊抄古诗古书是中国传统的读书方法，这也是被飞速发展的时代抛下的众多传统之一。德国现代思想家瓦尔特·本雅明曾在《单向街》中专门谈过中国的抄书方式，他向往地说道：“一个人誊抄一本书时，他的灵魂会深受感动……中国人誊抄书籍是一种无与伦比的文字传统，而书籍的抄本则是一把打开中国之谜的钥匙。”

年幼的徐伯清并不清楚自己正是在用中国传统的方式学着传统文化，但这个时候他的确背会了许多的古诗词，而这些诗词在以后的岁月中被他反复书写，陪他走过风风雨雨，并见证他书法



上下图：“外洋房”一侧

艺术的逐渐成熟。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八十年后，徐伯清抬起颤抖的手，用草书写下这首他曾写过千万遍的古诗，不禁轻轻地叹道：“写了一辈子啊！”遥想小时候练字的趣事，徐伯清开怀大笑：“练一个钟头的书法，换得一颗葡萄。我写几个钟头，就有几颗葡萄吃了！”父亲的这个法子仿佛让他捡了一个大便宜，八十年后他都还津津乐道。

长辈的赞许和鼓励对孩子来说很关键。徐鼎西虽然很忙，但对徐伯清却很严格，每日都要检查儿子的“誊抄”作业。“外洋房”里每有客人来访，徐鼎西也让儿子“露上一手”，一方面以此鼓励儿子，另一方面也让儿子聆听名家教诲。

这样的经历，让徐伯清获益匪浅。十一岁那年，他得遇名师张大千，并结缘大师，亲聆教诲，为自己的艺术生涯打开了一扇从此再也没有关上的窗户。

结缘张大千

1937年春夏之交，地处雁荡山环山村外的那幢法国古典主义风格的徐家“外洋房”，来了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书画大师张大千。和张大千一起来的，还有几位声名同样卓著的书画名家——于非闇、黄君璧、谢稚柳，著名篆刻家、温州永嘉人氏方介堪则是向导。

此时的张大千，还未到不惑之年。他自二十六岁的青春之年就蓄起了胡子，红面长髯，发须飘逸，穿着花团锦簇的长衫，走路健步如飞，谈笑声如洪钟。游览名川大山，让他心情大好。而到了徐家“外洋房”，他不禁赞叹其建筑之美。面对环山村旖旎风光和好客的主人，一番觥筹交错，一番即兴交谈，主客之间，不免生出一些相见恨晚的意思来。

趁着酒兴，一起来到“外洋房”的当地三弦名手蔡旅平携琴而坐，对着影影绰绰的雁山挥弦，音节跌宕疏越，如珠玉迸落。一曲《渔樵问答》之曲，似在水湄山麓，絮絮低语，超然物外，乐而忘忧，如醉如痴。

张大千欣然提笔。山中的樵客、江上的渔舟，在他脑中一一闪过。他沉吟片刻，写下上联：“樵客出来山带雨”，众人皆叫一声“好！”但见张大千手不停笔，随即写下下联：“渔舟过去水生风”。樵客对渔舟，山对水，雨对风，好一副对仗工整的对联，且意境深远，余韵悠悠，让大家都击掌叫绝。张大千将对联赠送给徐鼎西。换过杯盏酒菜，一干人又豪饮了一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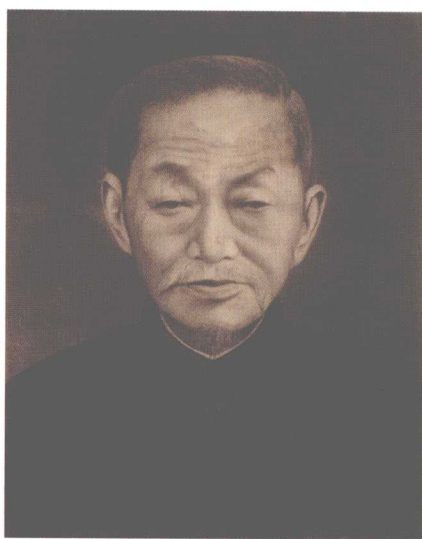
这副对联就镌刻在“外洋房”的正门，横幅则是“适庐”二字。

大师点拨，意境立现。“外洋房”的这个中文名，是有深意的。一个“适”字，道尽了这里的秀丽风景，也道出了处身此地闲适的内心。人生难得的是个“适”字，所以往往安妥不了身体，安妥不了内心，也安妥不了灵魂。一个“适”字，让人好生向往。能居适庐，实殊不易。

这幅字现在挂于徐伯清在上海南昌路寓所的画室中。徐伯清将此奉为至宝，虽屡次搬家，但一直挂在画室最醒目的地方。

这里，就不能不提到方介堪了。连接张大千和地处东海之隅的雁荡山，以及成就徐鼎西与张大千一段情谊的，正是著名篆刻家方介堪先生。而此后数十年，方介堪对徐鼎西之子徐伯清的帮助，以及将他引入谢稚柳、吴湖帆的门下学艺，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张大千为徐伯清之父
徐鼎西撰书的对联
“樵客出来山带雨，
渔舟过去水生风”



图为徐鼎西像



温州永嘉人氏方介堪，是20世纪从事篆刻艺术时间最长、作品数量最丰的印人。他于1926年春来到上海，其时刘海粟正要为上海美专物色一位青年篆刻教师，辗转寻访找到方介堪，诚聘他为上海美专的金石教授。方介堪在上海的生活，自此开始。1926年秋，方介堪到上海“闯世界”仅半年，就经张大千业师曾熙介绍，与张大千缔交。各自迴绝时流的艺术造诣、视朋友为生命的共同个性，将他们紧紧联结在一起。他们一起出任上海美专教授，一起被聘为1929年和1937年第一次、第二次全国美术展览审查委员，并于1937年在北京中山公园水榭举办“张大千方介堪金石书画联展”。张画方印，珠联璧合，两人交情长达半个多世纪，成为艺坛佳话。

1937年春夏之交，也就是在南京参加第二次全国美展开幕式后，方介堪、张大千与谢雅柳、黄君璧、于非闇相约，乘兴共游慕名已久的雁荡山。五人先是到了上海，由方介堪提前回温州准备就绪后，其余四人从海路到宁波转车，直抵雁荡山会合。在雁荡的三四天时间里，张大千等五人饱览“二灵一龙”奇峰飞瀑，远迈阴阳洞、西石梁诸胜。所到之处，当地的官员甚感荣幸，常常恭陪末座。当地的名流、乡绅，也以结识大师为幸，一时宾客云集，煞是热闹。

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外洋房”主人一向好客，向来以与书画名家交往为人生一大快事。方介堪与徐鼎西早就相识，张大千等人来到雁荡山，自然不能不去远近闻名的“外洋房”了。

名士风流，大师风范，山高水长。张大千的到来，不但给少年徐伯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对他走上艺术道路，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张大千为徐伯清改过的人物稿子



图为徐伯清书《为人处世格言》

為人處世格言

大丈夫成家容易，士君子立志何難。退一步自然安穩，忍一句自無憂傷。讓他三分何等清閑，忍耐一時便是神仙。青山不管人間事，綠水何曾說是非。有人問我紅塵事，擺手搖頭總不知。須交有道之人，莫結無義之友。飲清靜之茶，戒色花之酒。開方便之門，閉是非之口。持富欺貧之人不可近他，反面無情之人不可交他。面是背非之人不可用他，不知進退之人不可說他。說謊制騙之人不可惹他，輕言寡信之人不可托他。飲酒不義之人不可請他，時運未至之人不可欺他。不識高低之人不可踩他，來歷不清之人不可留他。但凡世人，無人刷白。說我、羞我、辱我、罵我、毀我、欺我、笑我、量我，我將何以處之，容他、凭他、隨他、盡他、避他、怕他、由他、任他，再過幾年看他。太上曰：天神共怒，王法難容。近報在他自己，遠報在他兒孫。說破世情爭甚麼氣，不敬父母修甚麼佛。不遵聖賢讀甚麼書，不惜字紙成甚麼名，不敬先生教甚麼子，不勤耕種作甚麼田。不知禮儀為甚麼人，心腸不好念甚麼經。大稱小斗吃甚麼齋，名利心重想甚麼后。子孫不賢買甚麼田，急不相濟成甚麼親。難中不扶結甚麼憂，識破乾坤認甚麼真。今日不知明日事，人爭鬥氣一場空。

徐伯清書



照例，“外洋房”每有贵客到访，徐鼎西总要唤出儿子，一一拜过众人。大师的到来，更是千载难得的机会。徐伯清回忆说，当时他拿出了自己写的小楷给张大千过目，张大千夸他的字写得十分工整，有很好的基础。当张大千得知徐伯清小小年纪已经正式练了六年书法，他很惊叹，并鼓励他继续练下去，将来必有所成。徐伯清又拿出两幅自学的人物像，请教于张大千。张大千认真地看后，亲切地将徐伯清唤到跟前，告诉他自己习画的心得：“每幅画像要临摹它几千遍，直到自然把它背出来。要背出一百个人物，那就可当代独步，成为第一高手了。”当场，张大千就握起画笔，对徐伯清的两幅画进行修改，纠正不准确的画法，就连人物的指甲怎样画，也进行了细心的传授。

很多年来，徐伯清一直记得张大千亲授自己笔法时的音容笑貌。张大千的手势、运笔的方式，在他的脑子里深深刻下印痕，以至于他每每提笔，便按照大师的姿势一路挥毫。他模仿张大千的字，在圈内被公认为十分神似，几乎无人能出其右。

徐鼎西见张大千如此关爱自己的孩子，感激之情难以言表。张大千结束雁荡之行回到上海之后，两人还保持通信来往。张大千在给徐鼎西的信中曾这样说：“你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如有机会，我会尽心培养他。”

1948年，张大千五十岁时，在上海举办画展，并广邀亲朋好友、学生以及社会各界名流参加他的生日寿宴，徐伯清也在邀请之列。此时的徐伯清到上海已经四年，并考入了上海美专。

徐鼎西去信给儿子，吩咐要送点礼物或银圆给张大千，以表心意。徐伯清听了父亲的话后，带着

张大千为徐伯清画的册页《高士图》

